

素问◎著

他不仅狡猾难缠，还是她平生最讨厌的贵族，
她却偏偏为了他动心，
甚至为他甘心当一个傻瓜……



雨血人斩

xue ren zhan

(藏龙卦系列)



Xue Ren Zhan

雪韧斩

她的故事总是很精致，引人深思，正如她本人给人的感觉一样，所以即使在这本看起来很诙谐幽默的故事里，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她思想的闪光，她对于人生、未来、青春、爱情、友情的解读。

素问◎著

花与梦 (第八辑)

主 编：珠 雅

策 划：花季文化

责任编辑：吴日珊

封面设计：林文生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：0471-4971950

印 刷：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 1/64

印 张：120 字数 2880 千字

版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978-7-204-09545-2/I·2010

定 价：216.00 元(全 48 册)

为维护合法权益、尊重作者版权，未经协议授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、复制、重制、改动、变更、发行、播送、散布、表演、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。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(<http://www.coapu.org/>)。凡侵害花雨版权的，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楔子

雪崖之巅，一轮红日从皑皑白雾中冉冉升起，浮云间霞光万道，映红了雪林，也映红了银妆素裹的远山大地。

一位淡妆少妇拉着个小女娃站在魁梧的寒松下，远眺中土。那女娃肤如玉雪，一边束着一个圆髻，浅紫的穗子随风轻扬，阵阵乳香在空中弥散。半晌没听到母亲接着唱那首唱到一半的曲子，她皱了皱眉，困惑地问：“娘，后面呢？”

少妇回过神，“后面什么？”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……”女娃眨眨明媚的眼，“没了么？”

“雨雪霏霏。”少妇揉了揉娃娃的头，温柔地说：“雪韧，你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首诗，怎么还没记住呢？”

雪韧稚气地偏着脑袋，“娘，‘采薇’里没有‘韧’啊。”

“那是爹娘对你的希望啊。”少妇幽深的眼波流动，“冰天雪地出生的孩子，就像从天而降的白雪般纯洁，而生存在恶劣的环境中就要有韧性，明白吗？”虽说这番冀望对一个五六岁的稚子来说未免太深，但她相信以娃娃的聪颖很快就能懂。

雪韧果然没有留意娘亲的意思，只是听到娘亲提到久别

的父亲，天真地问：“娘，爹爹什么时候回来看我？”

少妇摸摸雪韧冻得红彤彤的脸蛋儿，“和娘住在一起，不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小雪韧稍稍缩了一下，仍是好认真地点头，“不用和王府那些孩子争糖葫芦，也不必被他们当竹马骑，可好了……”

“王府的孩子让你当竹马？”少妇眉眼掠过一抹杀气，惊讶又怜惜地望着娃娃，修长的手指弹去那缠绕发梢的雪花，“爹——没拦着？”

雪韧垂下小脑袋瓜，不吭气。

“是娘的错……娘没照顾好你……”少妇紧紧一抱怀中的娃娃，同时，再度察觉到那一丝微弱的抗拒，虽不明显却足以刺伤人心。她的双臂不禁颤抖，也不知是为孩子的际遇而心疼还是难以抑止愤怒。

扑簌簌，小块冰雪从枝梢颤落。

“师妹。”一道高大的身躯无声无息出现在少妇身边，雪地上竟无半个脚印，真所谓“踏雪无痕”的境界。

少妇没有反应，雪韧却透过母亲纤细的肩看到那个人的模样以及穿戴——

男人，狂器的男人！

刀，一柄绝世无双的弯刀！

男人也对小娃娃的注视投以玩味的笑容，从此，闻名天下的“塞北魔刀”有了新生代的继承人。

又一段传奇，拉开帷幕。

第一章 字四

殇庸二十九年。

雪韧不是初来京师。

最起码，他对这个繁华的天子脚下并不完全陌生。记忆也许模糊，却残存着几分儿时岁月的暗影。那不是一段开心的往事，所以雪韧潜意识里是抵触的，甚至也有了反感，总觉得那歌舞喧哗的地方充斥着糜烂的气味。

大雪初降，四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。城门一开，买卖铺户也就随之开张，一些早茶铺亮起招牌，炉灶被火焰烘得暖融融，热气扑面而来。

他刚坐下，店小二就甩着毛巾跑过来，“呦，客官来挺早，想吃点什么？”

雪韧搓搓生着冻疮的手，思索片刻才说：“我要两个馒头，一碗豆花。”昨天没来得及赶在申时前进城，结果被困在郊区破烂的山神庙过夜。更不幸的是干粮吃尽，水壶喝干，他硬是打坐调息忍了一晚，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肚子咕噜噜叫。

“嗯，好咧，您稍等。”店小二记下来，转身张罗。

雪韧左右看看，这家“李氏饭铺”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看得出掌柜的是个精细的人，里外布局得井井有条。几个零星

的客人，形形色色，店小二却依然服侍得当。热腾腾的豆花馒头端上来，雪韧不再胡思乱想，专心致志地填饱五脏庙。馒头松软，豆花甜腻，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无异于山珍海味。

这时，门帘一掀，冷冽的雪花呼啸着卷入温暖的室内，火盆的焰苗随之疯狂摇曳。雪韧眼皮都不抬一下，右手拿着筷子夹馒头，左手的袍袖一甩，一股柔力自内向外抵制住了那来势汹汹的风势，再看火盆，噼里啪啦响，恢复了先前的和谐。

进门的一共是三人。

为首的是位头带书生巾，身披雪白绒氅的年轻公子，看年龄不过二十上下，脸庞乍看之下除了容姿俊逸、举止雍容之外没什么特点，再仔细瞧，平和的外表下一双幽深的眸子熠熠生辉，透射两道明澈的光芒。黑靴踏进小铺的一刹那，他有了感应似的，朝着那对外所来的逆风瞅去，不意外地注意到了端起豆花碗，一口口啜饮的雪韧。

年轻公子似笑非笑地一勾唇，朝身后两个周身玄黑的少年说：“咱们唐突了。”

“公子，进屋内吧。”其中一个骨架纤细的少年带着浓郁的鼻音说，“侍剑先去后面的马厩把马喂一喂。”

年轻公子不置可否，目光径自盯着雪韧，对周遭充耳不闻。

“我去，你陪公子！”同侧高侍剑一个头的少年半途中截走马鞭，不由分说解开斗篷巧妙地搭在同伴肩上，迈步从他身边擦过，走出小铺的旁门。

“伏刀——”侍剑睁大眼，懊恼地说：“公子，你不觉

得伏刀越来越嚣张了？他竟然当着您的面——”

年轻公子找了一处僻静的角落坐在下，好笑地脱掉手上的翻毛皮套，“责怪他当着我的面越俎代庖抢走你的任务，还是责怪他随意解斗篷有伤大雅？”

侍剑秀气的脸庞泛起一层绯红，抓着那件犹有伏刀粗犷气息的斗篷裹住双肩，“属下只是伤寒，不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了。”

“你认为他小看了你，我调他离京就是。”公子眉眼含笑，手指捏住一个杯子，不等店小二过来径自斟满一杯，倒在托盘上，另外又斟一杯，“反正没有伏刀，还有侍剑你在身边跟随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！不用！”侍剑忙不迭改口，紧张兮兮地瞅着主子，“公子，你不是说真的吧！那家伙如果不在您身边伺候，恐怕很多事属下会……”

“力不从心？”公子笑吟吟地望着他，替他说，“看来左膀右臂我都少不了。”顿了顿，注意到那个归来的高大身影，戏谑道：“本以为侍剑能够独当一面。”

“公子有事，侍剑自然独当一面。”侍剑握紧拳头，受不了刺激，“至于伏刀那个莽汉，只会在一旁唠唠叨叨帮倒忙添乱！”

年轻公子笑吟吟托着下巴，玩味地隔岸观火，“哦，这样啊，没想到伏刀这么笨，给咱们侍剑惹了很多麻烦呢。”

“嗯，幸好公子理解属下的难。”侍剑犹不知大难临头，仍一脸正经地控诉。

“原来，我是个唠唠叨叨、帮倒忙添乱的人！”沉稳的嗓音在侍剑脑后响起，话落的同时那道声音的主人也落座在

位子上。

“伏……伏……伏刀？”侍剑瞪大眼，万万没想到刚才的抱怨都被他听到，一尴尬嘴巴也结巴起来。公子又陷害他！侍剑垂下头，一言不发地喝着凉凉的茶，还没意识到那是该倒掉的茶汁。

伏刀叹口气，抓走侍剑的杯子，招呼店小二又重新换茶，谨慎地问：“公子点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”年轻公子扭头环视四周一圈，视线落在不远处雪韧的桌上，缓缓道：“我要吃馒头和豆花。”

馒头和豆花？

雪韧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，英眉一拧，旋即自顾自继续吃。

侍剑和伏刀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主子这是唱的哪一出戏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难说下次是什么时候。之前商量的是能吃什么、玩什么都尽量，免得回去后有所懊恼。

“怎么，你有问题？”年轻公子抿着唇，眼珠转了转，“我就要吃这两样。”那张斯文的脸庞此时显露出任性的一面。

“没有。”伏刀点点头，打发店小二去准备。

侍剑左顾右盼，见也没什么人，伸了个懒腰道：“公子，下面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暂时没想好，你说呢？”年轻公子满不在意地把玩着杯子。

“听说……有个好玩的……”侍剑眨眨眼，尽量压低声音，“最近京师有个地方不大干净，经常无缘无故死人，而且府衙也没传出进一步的消息……有人请风水先生看，说是

闹鬼，京师需要下什么结界来辟邪……”

“哦？”年轻公子饶有兴致地挑起眉，“什么地方这么邪气？六扇门呢？那个地方可是号称‘阎王爷’都头痛哦。”

“公子，风烛、花凋两位捕头外出公干，都不在京内。”一直沉默的伏刀压低声音，终于开口。

提到风烛和花凋，可谓天朝开国以来的奇迹，两人同在殇庸二十九年登擂比武，打了三天三夜，竟没分出胜负。对势均力敌的人才，皇帝赏识之余听从最喜爱的儿子宁王之见，钦点他们为武科双头魁，且加封六扇门首席神捕！这段佳话至今仍在民间小巷流传，大家也绘声绘色地诉说一个个经他们所破的离奇案件。六扇门直属监察体系，平日不早朝、不晚拜，非皇帝下圣旨，决不轻易离开京师腹地半步，谨慎地守护着嫡系皇亲的安危，镇压着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。

“难怪有人兴风作浪。”侍剑恍然大悟，“公子，咱们去那地方转转，说不定有新发现，不等六扇门的捕头回来就破了案，不是很好？”

“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公子没吱声，伏刀代替他问。

“是——勾栏院。”侍剑神秘兮兮地吐出一个地名。

“噗！”伏刀口里的茶水喷了出来，生气地瞪着对面坐着的伙伴，咬牙道：“侍剑，你越来越放肆了，怎么可以怂恿公子去那种烟花之地？”

“咦，那怎么能说是怂恿？”侍剑不以为然地抗议，

“咱们出来的目的就是去一些平时鲜少接触的地方，如果都像你说的，咱们也不必窝在这里和公子喝豆花，早就到醉仙

楼去享受山珍海味了。”

醉仙楼是天子脚下文曲大街上的第一楼，不少文人在此以文会友，其中也不乏一些达官贵人在楼内摆酒席，彰显气派。最重要的是，每年三甲的结果都在那里公布于世，所以又被全国上下的举子们尊为“文曲龙门”。

伏刀自然不会不知侍剑的讽刺，但仍是皱眉道：“不好，那种地方有失公子的身份。”

“公子……”侍剑求助地询问主子。

年轻公子微闭双目，还在思索什么，恰好又有人吵吵闹闹进了小店。



那是一群歪戴帽子斜瞪眼的男人们，大冷的天，裹着皮袄却敞开胸膛，头发凌乱地散在领口四周，看似狂野，实则透着一股猥亵的流气。

他们进门后，店小二的脸上闪过一抹厌恶之色，无奈地勉强扯出笑脸，“是孟少啊！今儿您可起得真早啊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被称作“孟少”的男人粗鲁地抓过他的前襟，浓重的鼻息像要扬翻四踢的马匹喷着热气，“你嫌少爷我来的不是时候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意思——”店小二可怜兮兮地说，伸手接过他绒绒的皮帽，“孟少，大早上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来招待您，所以属下心里不安啊。”

“混蛋！”孟少啐了一口，松开对他的钳制，“少爷我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让我站着吃东西？”

店小二喘口气，左右看看，纳闷道：“孟少，店里还有不少空座啊。”

“你小子没长眼？”孟少再度揪紧了他，怒骂道：“那几个位置靠外，你存心让少爷我喝西北风不成？”

“可……可是其他的位置上有客人啊。”店小二缩着脖子，小声反驳。

“让他滚！”孟少撇着嘴，视线一个个掠过屋内的人，在年轻公子三人这一桌稍停了一会儿，手指却点向独坐的雪韧。

“这……不大好吧。”店小二为难地嘟起嘴，不过碍于那对杀人的眼神，不得不硬着头皮慢吞吞挪至雪韧跟前，“这位客官，您吃得好吗？”

其实，雪韧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还剩下半个馒头吃不下放在那里。对功力深厚的他来说店内任何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的双耳，看到店小二挪到自己跟前，他不奇怪，淡淡地说：“还好。”

“那……您看是不是……”店小二结结巴巴地努力下“驱逐令”。

“嗯？”雪韧漫不经心地斟了一杯茶，静静等待着他痛苦的表达。

“你在那儿，嗦什么？”孟少气势汹汹地走上前去。

当他经过年轻公子他们一桌的时候，侍剑气愤地就要推掌去掴那霸道无礼的孟少，哪知掌风竟被一股温润的风挡住去路，不禁一怔，向自家主人望去，“公子？”

年轻公子扬袖端起一个杯子，优雅的食指弹了弹，发出清脆的响音，淡定地说：“此次出门之前，我说过什么你似

乎忘了。”

伏刀眉头一皱，从桌下一捅同伴的腿，示意他不可轻举妄动。

侍剑自知有错，吐吐舌头，乖乖收回了冒失的手。

“还算有眼。”孟少肆无忌惮地一阵哼笑，大摇大摆来到雪韧跟前，“啪！”一拍桌子，震起碟碗、茶壶、筷子一干物品。

雪韧仅仅抬头看了他那么一眼，便又垂睫不语。

“臭小子，找打！”孟少怒火冲天地去抓雪韧的肩头，不等他碰到人家的一丝衣角，膝盖骤然一痛，重心不稳向前栽，脑袋“嘭”的一下磕到桌面，撞了个老大的包。

雪韧冷笑一声，拂袖要走。

孟少哪能善罢甘休，一股脑地反扑回来，拳头朝着雪韧的后脑捶去！

雪韧看都不看一眼，单肘向后一击，恰好击中了孟少的胸膛，回身一个狠狠的扫堂腿将他踹了出去——

谁也没料到，这个单薄的少年眨眼功夫就把孔武有力的孟少丢出去，更料不到，孟少摔到了一口酿酒的大缸内，半缸的水受到突如其来的重力，“哗”地溅出，洒了附近的一张桌子旁的某位客人一身！

“公子……”侍剑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忙掏出干净的锦缎给主人擦拭。呜呜，可惜了这一件高丽国进贡天朝的上等狐氅啊！记得那次，公子的宝贝妹子不小心弄掉几根氅毛，被罚写《女诫》一整天呢。

伏刀霍地站起来，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横在路中央，挡住雪韧的去势，喝道：“这厮无礼！还不给我家公子道歉！”

雪韧眼睫微动，旋即，抬臂抽刀一挡——

当啷！火花四射，金属碰撞在一处。

年轻公子稳若泰山地坐着，淡雅不愠地望着周遭的一切，仿佛与己无关，鬓角一滴被溅到的酒珠落在桌面，清晰可见。须臾，他轻轻笑了笑，那一笑若春风拂面，超尘绝伦，迷惑了店内所有人的感官。

即使静如止水的雪韧，心湖也为之一动。

“小兄弟身手不错。”年轻公子负手来到他跟前，“不过，有失准头喔。”

“公子！”伏刀与侍剑异口同声，不懂主人为何替这个人开脱罪名。

“我是故意的。”雪韧一字一字，清晰无比地说。

“哦，为什么？”年轻公子饶有兴致地摆摆手，命伏刀撤回兵刃。

雪韧的架势未动，横在彼此之间的，依然是一把雕工精致的弯刀，在他的腰间还悬挂着刀鞘，显然他是一名刀客。

“告诫你。”

年轻公子呢喃，挑挑眉，“哦，此话何解？”

“告诫你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”雪韧不卑不亢地挺直了腰，盯着他的眸子说。

这是在对她刚才阻止侍剑打抱不平所予以的“报复”？年轻公子玩味地回视雪韧，许久，微笑如初，“你可知，你告诫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。”雪韧坚定地说。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一个纨绔子弟。”雪韧眉眼立起，“助纣为虐、姑息

养奸。”

“放肆！你怎敢再三对我家公子出言不逊？”伏刀“啪”地再度亮刀，便要教训一番这个胆大的少年。

“伏刀。”年轻公子沉声喝止，笑意全无，冷冷地说：“天子脚下，京师重地，不可擅自械斗，给我退下！”

雪韧挑挑英眉，对他的修养倒是很欣赏。

这时，年轻公子身形骤然上前，单臂一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压住雪韧的手腕，顺时针一个大翻转，刀背向后，抵住了从水缸里一跃而出扑向雪韧的孟少。

“别……别杀我……”大冷天，孟少吓得汗如雨下，双脚哆嗦，压根没注意到自己脖子所触的是刀背，并非锋利的刀刃。

雪韧也吃了一惊，他没想到一个温文儒雅的公子哥儿还有如此敏捷的身手！可是，对方贴得太近，一股陌生的干爽气息令他不由自主颤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要扬另一只手，把这个可恶的家伙逼退到三丈以外。

年轻公子从刀的动向上察觉了雪韧的用意，唇角轻勾，一面加重把持刀的力度，一面伸出空着的手，率先抓住那“蠢蠢欲动”的细腕！雪韧两手在胸前交叠，动弹不得，困窘万分，白净的脸如若染霞，明丽异常，一咬牙，腿上的功夫也施展出来，毫不客气踹向那可恶的男人。

年轻公子撤步旋身，把雪韧攻向他的那只胳膊极力一扯，整个人跟着前扑，笑呵呵伸臂去避免雪韧会扑倒在地的尴尬，一个恍神手心、臂膀触及到那微微起伏的胸膛，一种怪异的感觉油然而生，他怔了一怔。

这一怔，给了雪韧全身而退的机会，他快速撤步，远远

跃开三丈，怒目横眉瞪着年轻公子和他身后的两个侍从，面色铁青，继而掉头掀开门帘，大步流星往外走。

“站住——”

侍剑和伏刀异口同声地大吼，可是，却被年轻公子阻拦下来，不禁纳闷至极。

“客官……”角落里传来店小二慌乱的呼唤。

雪韧扭头，冷冷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店小二扣了扣残冷的桌面，“客官，您还没有付账呢。”

雪韧脸微微一红，“抱歉，一时忘了。”伸手去腰间摸索，兀地，顿在那里，面色一下又变得苍白无血色。

“客官，您是不是没有零散的银子，没关系，小店可以找得开。”店小二缩着脖子绕过还在发抖的孟少，凑过来要债。

雪韧尴尬地支吾：“能不能……赊？”

“什么？”店小二那一嗓子足以把冬眠的青蛙叫醒，“客官，进门前没看到小店外面写着‘小本经营，恕不赊欠’么？”

雪韧急得滴下了汗，他本就面薄，怎经得起一丝嘲讽？四周渐渐浮起笑声，令他困窘得抬不起头。天杀的，银子明明放在腰间的绣囊里，怎么不翼而飞？难道是有人在他的眼皮底下施展空空妙手？

店小二摸着下巴，瞅了瞅他腰间的那把弯刀，“这刀看起来不错……要不……”

“不可！”雪韧骤然一退步，“区区一碗豆花和馒头的钱，我便是给你刷洗盘子抵债，也不可碰我兵刃分毫。”

刷洗盘子？

年轻公子听到这话，暗暗点头，再度扬起一抹笑，迈步走到近前，“小二哥，出门在外难免有失，你又何苦咄咄逼人？多少钱算到在下账上。”

店小二立即堆满了笑容，“好啊，那再好不过，爷，也不是咱们势利眼，如今的日子是越发难过了。”

年轻公子淡然的脸上泛起一丝波澜，“哦，为什么？”

“抽租啊，大店小店都是一个租价，大店的租还好，小店怎么受得了？”店小二摇了摇头，“皇子公主们在宫里作威作福，哪儿晓得寻常家儿女过什么日子。”

这话一落，店内的客人纷纷响应。

“就是就是，这两年拉去当苦工的男丁有多少，荒废了庄稼，到头来，朝廷不是一样征收甚于以往的粮食？”

“那可不，去年黄水泛滥，朝廷赈灾的银子才那么一点点，说不准给谁截了去！”

“还有各州郡被尚书选去当国师童子的娃娃，可怜啊，据说都被挖了心……”

“嘘！不要命了，尚书下的令你也敢去评头论足？”

六部乃是治国的根本，一旦出了问题，祸及百姓，极易颠覆整个王朝，历代的兴衰难道还不足以为证？为什么没有人去管？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皇上这些事？早朝要么无事，草草散去，要么本本皆是喜事轶闻，什么时候已是民怨丛生？

尚书？辖六部的尚书兄弟尚文恬、尚武嬉在忙什么？

年轻公子面沉似水，一瞬间，温度降到了冰点，害得身后的伏刀、侍剑也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。